

## “人体解剖”命题的意蕴及当代启示〔\*〕

○ 陈新汉<sup>1</sup>, 黄文丽<sup>2</sup>

(1.上海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444;

2.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 上海 200444)

〔摘要〕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命题,中外学者予以不同的解读。“人体解剖”所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评价的特殊形态,需要特殊条件,具有特殊的深刻性。不能把社会自我批判的特殊条件理解为“通畅自由地对所处时代和社会”进行批判,也不能把社会自我批判理解为“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自我批判。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体制、机制更新所出现的深层问题,表明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又要限制由物化社会关系而产生的消极作用,这是当今社会自我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人体解剖;社会自我批判;全面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15

马克思在体现其“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sup>〔1〕</sup>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中集中提出了两段文字:“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和“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sup>〔2〕</sup>

### 一、中外学者关于“人体解剖”的解读

马克思是在《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写下这两段文字的。顺理成章地,我国学者大多数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方法论视角来理解之。孙伯

---

作者简介:陈新汉,上海大学哲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文丽,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研究”(14BZX007)阶段成果。

鏊在《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论》中转用了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文字,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系统结构,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在解剖学上具有对‘过去’的显现、引导功能。”他进一步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对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分析,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一旦呈现为一个功能系统,它在理论上可用作其过去以及未来发展的一条原则。”<sup>[3]</sup>俞吾金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中,强调历史的座右铭不是“不懂得过去,就不能了解现在”,而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接着,他在引用了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文字后,问道“为什么马克思不是把对低等动物的认识置于对高等动物的认识之前,而是采用倒过来的认识路线呢?”“在他看来,低等动物身上显露出来的某些征兆,在人们认识高等动物的结构之前是难以获得确切的认识的”;这就启示我们,“不是先去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然后才去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而是“先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然后才可能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做出合理的说明”<sup>[4]</sup>。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仅仅是一方面的理解;然而,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思想在我国思想界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据笔者所知,尽管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的批判和社会批判思想研究很多,然而,至上个世纪90年代,只有李亚宁和王仲士在《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视角研究了马克思“人体解剖”中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该文指出,“社会自我批判思想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该文把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命题置于本体论、认识论的架构基础上,分析了作为社会自我批判主体的社会的实在性,即“是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统一”;分析了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把社会自我意识理解为“是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的产物”;分析了“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是“社会政治现实本身受到批判”,“是‘对现存的财产关系批判’”<sup>[5]</sup>。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有些学者认识到马克思的《导言》中所包含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谭清华和郭湛在《论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中指出,“马克思在《导言》提出的‘自我批判’的概念”,“从具体语境来看,显然指的是‘社会自我批判’,具体来说,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社会自我批判既基于又高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认识,是对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认识和这种社会认识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反思”;“社会自我批判归根到底需要通过个人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存在的批判来实现”<sup>[6]</sup>。

在国外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有学者如伯特尔·奥尔曼在《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中仅仅从“历史的逆向研究”来研究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命题<sup>[7]</sup>。河上肇在《“资本论”入门》中也仅仅从逆向认识的角度来阐释马克思

的“人体解剖”命题；否认社会能进行自我批判，即社会不能“知道自己是会死的，并知道不久就会由别的更高级的与自己完全不同各类的形态所代替”，社会自我“不会了解过去的各种形态也是‘彼此有根本的不同’”，“这正和不能自我批判的人就不能认识别人品质一样”<sup>[8]</sup>。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把马克思的“人体解剖”理解为具有社会“自我认识”的方法论意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了“人体解剖”即社会的“自我认识”对于社会自身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是用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去自我认识的方法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自我认识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以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内部显得成了问题”<sup>[9]</sup>。显然，在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社会的自我批判、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问题。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说：“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黑格尔在‘反思’历史中曾经批评过的回溯。这种必然的回溯只有在现实存在达到科学自身、批判自身、自我批判，也就是说，只有在现实存在是一种使本质变得可见的‘本质切割’时，才是科学的。”<sup>[10]</sup>在这里，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人体解剖”理解为“一种使本质变得可见的‘本质切割’”式的社会自我批判。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等学者都注意到了马克思“人体解剖”中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然后，都没有把这一思想作为马克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予以专题研究。

## 二、“人体解剖”中的社会自我批判意蕴

研读上述列出的马克思的两段文字，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提出“人体解剖”命题时，不是泛泛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而是特别地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通过对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就能“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sup>[11]</sup>。在低等动物身上所表露出来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充分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这就是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批判，才能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sup>[12]</sup>

如果不能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人体解剖”，——在生物学和医学上，解剖就是对通常称为“黑箱”的人体或动物体用特殊的刀和剪予以剖开，使之成为“灰箱”或“白箱”，以便深入地研究其组织构造——那末，正像尚没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的基督教对作为其来源的“早期神话”不能“作客观的理解”一样，或如“基督教对异教”或“新教对旧教”予以错误地批判一样，就不能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以前的各种经济形式作出客观的理解和正确的批判。

马克思还指出，理解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以前社会形态的经济形式，是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sup>[13]</sup>，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经济形式永恒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由此，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以前社会形态经济

形式的理解,也就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经济形式予以理解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体现了由现在来理解过去和从过去来理解现在之间的辩证法。

马克思特别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是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社会的崩溃时期总与社会的自我批判相联系;由于需要特殊的社会条件,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广义地理解,社会自我批判包括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和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狭义地理解,社会自我批判仅指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马克思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是狭义的,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马克思把“解剖”理解为“自我解剖”,因此“人体解剖”就与社会自我批判直接地联系起来。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为人们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了历史条件,由此也就为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历史条件。曼海姆在研究意识形态发展史时指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自我意识的凸显,因此这里的作为“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并非是具体的个人”,是“社会意识自身”,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并在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中“产生出了我们在目前的理智状态中所感受到的深刻不安”<sup>[14]</sup>。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在客观上和主观上为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创造了历史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比喻为“人体解剖”,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的批判,“在实际上提出了‘人体解剖’就是‘社会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sup>[15]</sup>:第一,社会自我批判是处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对自身的“人体解剖”。第二,由于需要特殊社会条件,这种类型的社会自我批判在历史上很少出现。第三,这种类型的社会自我批判对于理解社会自身具有特殊的深刻性。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资本论》以及为此所撰写的大量“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稿即《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迄今为止尚不可企及的深刻批判。“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通过马克思所实现的一种意义上的自我批判。”<sup>[16]</sup>由此就可以理解,马克思说的“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并在此后意味深长地说:“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要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sup>[17]</sup>

### 三、“人体解剖”所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评价特殊形态

评价活动就是反映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自我评价活动就是主体以自身为客体的评价活动。个体生活在社会中,而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存在与国家机器相联系的层层相叠的权力结构。这就决定了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即社会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以国家机构为主体的国家权威评

价活动和以处于权威机构以外的社会民众为主体的评价活动。实践的主体就是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评价活动在本质上就是社会自我评价活动。这就决定了以社会现象为客体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前者与“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sup>[18]</sup>相联系,往往具有自觉性,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后者与“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的无机方式”<sup>[19]</sup>相联系,往往具有自发性,与社会心理相联系。

批判具有主客体结构,总是主体对客体的批判,属于评价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评价:第一,在一般评价活动中,主体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来赋予客体以肯定或否定意义;在批判活动中,主体则主要从没有满足主体需要方面来赋予客体以否定意义,客体所呈现的现象黯然失色,使主体具有忧患意识。第二,在一般评价活动中,主体揭示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遵循着从现象进入本质的一般认识活动规律;在批判活动中,主体对主客体之间否定性价值关系的揭示,除遵循一般认识活动的规律,还在于“批判即需要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sup>[20]</sup>。这就意味着,主体把对客体所赋予的否定意义“本身作为内容”,通过黑格尔所谓的“反思”,“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sup>[21]</sup>;超越否定意义本身,用康德所谓的“原则”,对其“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sup>[22]</sup>,使主体发挥能动性,促使事物发展。

与自我评价相对应,“人体解剖”所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对自身的批判,属于社会自我评价范畴。然而,社会自我批判活动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自我评价活动:

其一,社会自我批判活动需要特定社会条件。社会通过自我认识活动来认识自身,只要社会存在,社会总要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当一个在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处在已将自己较为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就能较为充分地展开,这就意味着:第一,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主体趋于成熟,社会主体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第二,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客体趋于成熟,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就前者而言,社会主体与社会意识的自觉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具有现实性的社会统治阶级能在意识形态层面较为自觉地以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方式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民众能在社会心理层面较为自主地以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方式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并且“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之间能在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相互作用,从而能更为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就后者而言,社会客体与风起云涌的社会事件、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辩证关系的丰富规定正呈现于其中。社会自我批判活动所要求的特定社会条件不是经常能够具备的。因此,社会总是在进行社会自我评价活动,一刻也不能中断;但社会并不总是在进行自我批判活动,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进行之。

其二,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极大的深刻性。在社会处于自我批判时期,社会主

体以自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需要和利益为标准即“原则”，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的所作所为予以否定性的揭示，并对所揭示的否定环节予以深刻的反思。正是在从对自身深刻认识的意义，马克思把社会自我批判喻之为“人体解剖”，而一般的社会自我评价仅仅意味着对人体的“X光透视”。对此可以分析如下：

第一，社会自我批判与一般社会自我评价相比较，具有极大的深刻性。在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较为充分地展现，使得以“有机”形式体现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以“无机”形式体现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相当活跃，使得体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社会运动、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等层出不穷地涌现。社会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和“无机”形式的活跃，为“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提供了条件；社会运动、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丰富规定的呈现提供基础。正是有了这种条件和基础，社会才能进行否定和反思。社会通过自我批判活动的“有机”方式和“无机”方式及其互相作用，在深刻揭示其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中，必然与社会运行中的否定环节联系在一起，因而社会自我批判必然蕴含着社会的自我否定；同时，社会自我批判总与反思联系在一起，把社会发展中的否定环节以“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形式呈现在社会意识中，因而社会自我批判也就蕴含着社会自我否定的自觉性。由此，社会自我批判总能较为深刻地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社会自身。

第二，社会自我批判与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相比较，从某种程度说，具有更大的深刻性。马克思曾形象地把革命理解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sup>〔23〕</sup>。在以往的历史中，社会崩溃往往与战争联系在一起。伴随着社会崩溃的战争作为一种革命，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确实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革，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和平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社会崩溃时期以战争形式出现的革命，其所进行的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极大的深刻性。然而，战争时期的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运动，作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主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自我批判是处在社会的非崩溃时期，社会把“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其实现自我批判的机制，从而就能发挥“有机”“无机”两种主体形式和自觉、自发两种作用方式中的作用。这两种主体形式之间和两种作用方式之间相互作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各自自身所固有的片面性，就会产生比其中任何一种主体形式和任何一种作用方式所产生的社会自我批判作用更大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于社会的“人体解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比崩溃时期的以战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具有更大的深刻性。

#### 四、对“社会很少进行自我批判”引出的思考

有论文对我们关于“人体解剖”解读中的“社会很少进行自我批判”提出质疑。由于涉及到如何理解社会自我批判的机制，在此作些较为详细的分析。

该文指出,马克思原意没有“社会很少进行自我批判”的观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说的“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按该文的意思:“从语法上分析:破折号之间部分作为插入语正是为了解释前面的原因,是为了解释‘很少’‘特定条件’”;马克思的本意是,“除了‘崩溃时期’而‘很少’、除了‘崩溃时期’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崩溃时期的社会由于需要“特定条件”,因而只能“很少”进行社会自我批判,也就是说,崩溃时期的社会如果不具备“特定条件”,就不能形成“很少”的社会自我批判。该文接着“在更宽泛的基础上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是对人的异化和桎梏”,“历史上,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无论一般社会个体还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无论单独个人还是结社群体,都不可能通畅自由地对所处时代和社会进行自我批判”,“因此,整个既往历史及现实社会就‘很少’‘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该文还进一步指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由于社会自我意识自觉性的提高,“社会自我批判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sup>[24]</sup>。

其一,怎样理解社会自我批判的条件?该文把“通畅自由地对所处时代和社会”进行批判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的条件。社会自我批判的条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在社会非崩溃状态中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这个条件属于社会存在,不属于社会意识,由此就能理解“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sup>[25]</sup>。正是有了这个条件,从而就能演绎出社会主体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和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历史上,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尽管“不可能通畅和自由地对所处时代和社会”进行批判,但社会自我批判仍然存在——尽管“很少”——的现象。

其二,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形式是什么?该文把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形式理解为“一般社会个体”或“统治阶级的成员”或“结社群体”。其实,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是社会,其主体形式,不能是个体,无论是作为民众的一般个体还是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体。虽然社会自我批判离不开现实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但是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并不等同也无法代替社会总体的自我批判”<sup>[26]</sup>。一般的结社群体中也存在着权威机构,由于这些权威机构不能纳入国家权威机构所属的各级机构,就不能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形式。社会自我批判作为社会主体对自身的批判,以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有机”形式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形式现实地体现出来。确实,统治阶级中一些领袖人物的批判活动对社会自我批判具有巨大的贡献,历史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sup>[27]</sup>,但他们是国家权威机构的人格化,他们的批判活动应该归之于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处于统治阶级之外的一些杰出人士的批判活动对社会自我批判具有巨大的贡献,他们把社会民众中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想法以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是民众的代表,但他们的批判活动应该归之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而且这些杰出人士的自觉活动并不能由此改变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总体上的“无机”状态。

一般的结社群体的评价活动,由于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也会发生较大影响,但只能归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之中。

其三,“社会自我批判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是否可能?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社会自我批判的特殊条件,因此体现为“人体解剖”的社会自我批判就能发生。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历史的生产组织”<sup>[28]</sup>,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就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从社会的主体方面来说,既意味着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成熟,“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也意味着作为“现今社会的最下层”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熟,“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29]</sup>,于是社会主体就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从社会的客体方面来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对抗已经“从个人的社会生产条件中生长出来”<sup>[30]</sup>,于是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通过社会运动、社会事物和社会问题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因此,处于一定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有条件进行社会自我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自我批判能否由此就成为社会的常态?问题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是否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非崩溃状态中都能充分地展现出来。历史上所出现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明了,作为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这就决定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sup>[31]</sup>。于是,在历史的发展趋势中,社会必然要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sup>[32]</sup>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两个社会形态之间必然有一个社会的“崩溃时期”。在这一时期所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肯定不可能是马克思说的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类型。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崩溃时期”,是否一定是狂风暴雨式的暴力革命时期,还可以再研究。

对于产品经济社会形态,恩格斯说,在那个社会里,“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在那里就将被人们熟练地动作,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sup>[33]</sup>。在那样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是否需要自我批判,以怎样的方式进行自我认识,则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了。

### 五、“人体解剖”视域中的“全面深化改革”

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否则“就没有将来”<sup>[34]</sup>。如何理解马克思?根据伽达默尔从释义学的视角所认为的“文本的真实存在只在于其被展现的过程”<sup>[35]</sup>的启示,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命题作为文本,其真实的存在就在于该命题



被展现的过程。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作为文本的“人体解剖”命题,联系中国近40年来在本质上体现着“人体解剖”的以社会主义改革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就能激活其理论的生命力,使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充分地展现出来。

针对我国从1958年至1978年二十余年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尽管我们“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sup>[36]</sup>。前者指政治危机,后者指经济危机,这两种危机在文革中以社会危机的形式呈现。社会危机就是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sup>[37]</sup>。于是,以文革形式充分呈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就为社会自我批判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提供了特定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体现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人体解剖”,就是为了解放被生产关系桎梏了的生产力,因此“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38]</sup>。

“人体解剖”的本质决定了当代改革的特点: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的交互作用,体现了“有机”与“无机”、“自觉”与“自发”的辩证运动,从而具有极大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上,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尽管在理论上“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sup>[39]</sup>,但不能超越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通过思想解放,人们的认识逐渐统一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经过三十多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不少,体制与机制的更新也进入临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提出了经济、社会生活和政治环境等方面所出现的十大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尤其是作为改革基础的经济体制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sup>[40]</sup>

这些问题表明,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化,解决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涉及到很多方面,但“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其核心<sup>[41]</sup>:1.“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sup>[42]</sup>。鉴于在资本、土地等一些资源市场上,“控制市场、支配资源配置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权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提升为“决定”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新突破。2.“应该有权力清单”<sup>[43]</sup>。要让市场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就要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sup>[44]</sup>。这就要制定政府权力清单，用正面清单来管住政府，用负面清单来放开市场，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规则经济。3.“有效的政府治理”<sup>[45]</sup>。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能起全部作用。政府的作用不是用行政手段“越俎代庖”市场，而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sup>[46]</sup>。

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其中的一个目标在于“生产全要素的市场化”，从而使市场从传统社会体系中“脱嵌”出来而成为独立的社会体系<sup>[47]</sup>。然而，这个独立的社会体系在本质上尽管与“人的依赖关系”相脱离，但与“物的依赖性”<sup>[48]</sup>相联系，于是，“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就会“兴妖作怪”<sup>[49]</sup>。“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在于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而且在于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是‘画龙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sup>[50]</sup>。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不少人眼中商品、货币和资本很神秘，拜倒在其脚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可能消除其神秘性。这样就有可能在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过程中，不使“资本”成为“主义”，以此来限制由物化社会关系而产生的消极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的重要方面就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sup>[51]</sup>，这就是在结束“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sup>[52]</sup>的基础上，实现“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sup>[53]</sup>，即“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把“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sup>[54]</sup>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而且实实在在地落在党领导下的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中，这正是我们在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人体解剖”式的社会自我批判时应该深深思考的问题。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6页。

[2][11][13][28][30][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4、23—24、23—24、23、33、38页。

[3]孙伯铤：《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兼评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概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5—12页。此外，在冯景源的《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研究》中也有这种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4]俞吾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

[5]李亚宁、王仲士：《关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6]谭清华、郭湛：《论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第3期。

[7][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钊、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8][日]河上肇：《“资本论”入门》(上册)，仲民译，三联书店，1959年，第12—13页。

[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11页。

[10][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12]陈新汉:《论社会的自我批判——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引出的思考》,《学术交流》2008年第3期。

[1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70—71页。

[15]陈新汉:《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

[16]陈新汉:《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视阈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3期。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18][1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5、332页。

[20][2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39页。

[2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23][2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6、283、59页。

[24]黄全利:《论社会自我意识的自觉——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思考》,《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2期。

[25][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189页。

[26]吕敬美:《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31][33][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0、758、59页。

[32][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107—108页。

[34][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1页。

[35][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6][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4、11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40][41][45][4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42]习近平:《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新华网,2016年9月3日。

[43]习近平:《执政党对资源的支配权力很大,应该有权力清单》,人民网,2015年1月16日。

[44]《李克强调简政放权》,《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15日。

[47]胡承槐:《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域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0页。

[5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54]习近平:《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新华网,2014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汪家耀〕